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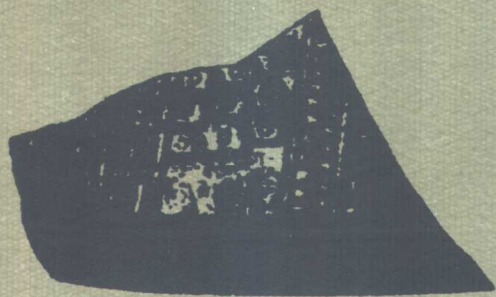


内陆亚洲厄鲁特 历史资料

[德] P.S. 帕拉斯 著

邵建东 刘迎胜 译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德] P.S. 帕拉斯 著
邵建东 刘迎胜 译

内陆亚洲厄鲁特 历史资料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P.S. 帕拉斯著;邵建东,
刘迎胜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ISBN 7-222-03345-9

I. 内... II. ①帕...②邵...③刘... III. 厄鲁特
—民族历史—史料——17 世纪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489 号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著 者 P.S. 帕拉斯
译 者 邵建东 刘迎胜
总 策 划 林 祥 胡廷武
主 编 余太山
副 主 编 张 立

责任编辑 周 非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3345-9/K·314
定 价 26.00 元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我国作为内陆亚细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本丛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辑录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2. 原文中带有 * 号的注释,在译文中仍标明 * 号,以保持原貌。

3. 为帮助读者理解内容,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按阿拉伯数字序号排列。在同一页中既有原文注(即带有 * 号的注释)又有译者注(即带有序数号的注释)时,原文注置于译者注之前。

4. 专门名词,包括人名、地名、部名和名物制度术语,采用汉语音译或意译并括注原文的方式翻译。

5. 限于译者学力,有些原文注释中提到的拉丁文书名无法译出。在译文中录出原文,以待识者指正。

为保持译名与汉文史料中的相应名词一致,并尽可能地与我国研究者所习用的术语接近,以便于读者使用本书和查对其他史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以下书籍:

1. 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2. 韩百诗译、伯希和注《〈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注》,卷38附刊,1945年出版,荷兰莱顿(Le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les genealogies Imperiales mongoles dans l'histoire chinoise officielle de la dynastie mongole, par Louis Hambis, avec des notes supplementaires par Paul Pelliot, Leiden, E.J. Brill, 1945)

3. 伯希和遗著《卡尔梅克史世系表译注》,巴黎,1960年出版(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 Histoire Kalmouke, tableaux genealogiques, Paris, 1960)。

4.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5. 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卯斡勒人及达旦人史》察合台文及戴美桑法译合璧本,圣彼得堡,1874年出版(Histoire Des Mogol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 - Ghazi Behadour Khan, publiee traduite et annotee par Le Baron Desmaisons, tome I, II, St. Petersburg, 1874)

6.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1928～1976），1981年编印。

9. 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0. 罗致平、杜荣坤《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11. 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12. [苏]H·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徐浜校《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13. 伯希和遗著《卡尔梅克史史料译注》，巴黎，1960年出版（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 Histoire Kalmouke, texte, Paris, 1960）。

14. [苏]符·阿·库德里亚采夫、格·恩·鲁缅采夫等著，高文德译《布里亚特蒙古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编印，1978年出版。

15.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合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16. 黑尼士《〈元朝秘史〉词汇索引》，莱比锡，1939年出版（Erich Haenisch, Worterbuch zu MANGHOL UN NIUCA TOBCA' AN (Yuan - ch' ao pi - sh),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9）。

17. 黑尼士《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柏林，1957年出版（Brich

译者的话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原名《蒙古历史资料汇编》(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in einem ausführlichen Auszuge)是德国医生、旅行家帕拉斯所作,1776年由德国约翰·格奥尔格·弗莱舍出版社(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出版。

作者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1741年生于柏林,1811年在柏林去世。他曾任俄罗斯皇家科学院院士、博物学教授、瑞典皇家和王家科学院院士、英国学会会员、彼得堡自由经济协作会会员以及柏林自然科学协会会员,1768年至1774年受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委托,赴俄国的亚洲地区考察研究,1793年至1794年再赴俄国南部及克里米亚地区,曾出版过多部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民族学方面的著述。本书为作者第一次旅行之后写成。

书中大量利用亲手调查得到的材料,对当时留居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法律、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为我们了解18世纪土尔扈特人的生活情况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它同其他与厄鲁特史的蒙、汉文史料具有同等价值,一向受到我国西蒙古史学界的重视。本书为《蒙古历史资料汇编》的第一部分。

1984年刘迎胜在北京探视翁独健先生时,翁先生提出我国蒙古史学界迫切希望将帕拉斯的著作译成汉文,以推动学术研究。

刘迎胜答应承担此项工作,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先生处得到帕拉斯著作的复制文本。由于这部著作出版于二百余年前,采用花体字,印刷质量差,辨认困难,又因为受其他研究工作的牵制,工作进展不大。为加快翻译进度,保证译文质量,1986年刘迎胜在西德哥廷根大学与南京大学邵建东同志商量合作。归国后在征得马大正先生同意后,二人开始合作翻译,由邵建东执笔,承担主要工作。工作按下列方式进行:邵建东译出初稿,刘迎胜负责注释工作。全部译文由两人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然后由邵建东润饰誊清,再由刘迎胜复核定稿,最后刘迎胜补入注释。

帕拉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收录了大量他调查收集到的卡尔梅克人语言的词汇,如何处理这些词汇是我们翻译本书的主要困难之一。为了负责起见,凡是有限的蒙古语知识能够解决的词汇,都作了必要的注释。由于这些蒙古卫拉特方言语汇都以德文字母转写,卫拉特方言与东部蒙古语有相当距离,查核工作十分困难。为此,我们将自己不能确定的词汇收集起来,分别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达力扎布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音查干请教。这两位蒙古族学者不辞辛苦地查阅了许多资料,确定了一大批词汇的蒙古文写法,并专函赐复。在1990年8月宁夏银川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年会期间,刘迎胜又同白音查干和达力扎布一起,对所有蒙古语词汇逐一核对。刘迎胜赴会路过兰州途中,西北民族学院的巴图巴根也对帕拉斯书中的蒙古语词汇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他们的贡献,我们已经在注释中一一如实说明,谨志谢意。为便于印刷,我们对蒙古文的拉丁转写作了一些变动。

为方便读者使用本书,并在必要时查核帕拉斯原文,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在汉文译文的左边注出原文页码,标在原文每页起首句子的相应译文的左侧或右侧。

Haenisch, Sinomongolische Glossare I, das Hua - i ih - yu, Abhandl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Jahrgang 1956, Nr. 5, 1957, Akademie Verlag, Berlin)。

我们翻译这本著作虽然花费了不少心血,但自知离读者的要求相距尚远,希望该书出版后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研究者的批评指正。

译者谨志

1990年8月于南京大学

名誉顾问 季羨林

总顾问 李学勤

学术委员 定宜庄

耿昇

龚缨晏

韩昇

华涛

蓝琪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迎胜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王邦维

王颐

王希隆

巫新华

徐文堪

于志勇

张绪山

总策划 林祥

胡廷武

主编 余太山

副主编 张立



目 录

第一章 蒙古诸部的划分和历史	(1)
第一节 蒙古诸部的划分	(1)
第二节 蒙古诸部历史上之事件	(14)
第三节 卡尔梅克部的历史和谱系	(23)
第二章 卡尔梅克部和蒙古诸部的体格、服饰、风俗、生活	
方式、日用饮食和疾病	(98)
第一节 卡尔梅克人的体格和性格	(98)
第二节 卡尔梅克人的生活方式和日用饮食	(111)
第三节 蒙古人和布里雅特人	(168)
第三章 卡尔梅克部和蒙古诸部的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	
法律和刑罚	(182)
第一节 卡尔梅克部的社会制度和行政机构	(182)
第二节 中国和俄国统治下的蒙古人和布里雅特人的现状	
.....	(221)

第一章 蒙古诸部的划分和历史

1

第一节 蒙古诸部的划分

现代的历史学家已经不习惯将亚洲所有的游牧部落通称为鞑靼人。他们笔下的蒙古部落,不仅指真正的蒙古人*,而且也包括那些与蒙古人有类似的语言、风俗以及外貌的卡尔梅克人和布里雅特人。蒙古族是亚洲一个古老的部落,在13世纪初期建立了王朝,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它东征西讨,以它那可怕的武力,占领了东至东亚荒漠、西达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统治了几乎所有的鞑靼部落及其国家以至波斯和中国,并开始征服欧洲的部分地区。蒙古族跟鞑靼族^①,除了过着相同的游牧生活,语言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以外,其实并无任何亲属关系。恰恰相反,蒙古族跟所有鞑靼部落在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尤其在脸形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至于蒙古族跟西方各族的差异就更大了,就

* 蒙古人自称忙忽勒(Mongol)。所以,德国作者借用俄文发音,写作 Mungalen 是不正确的,而法国的历史学家称之为 Mogols 就更不对了(这个读法显然来自波斯文 Mughul——译者注)。尊敬的枢密官米勒(Müller)先生称之为 Mongalen,最接近于正确的发音。

① 本书中的“鞑靼”指的是今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鞑靼斯坦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我国称为“塔塔尔”族。

3 像非洲的尼格罗人之异于摩尔人一样。尽管蒙古人四处征战,大肆掠夺,身体中混杂着其他部族的血液,但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至今还保持着他们特有的脸形,而且还给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特别是吉尔吉斯人,居住在东面的索伦人^{*}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各族。而蒙古人与鞑靼人曾为一族之说,不但没有任何文献或传说流传于世,而且蒙古人认为鞑靼人是骂人的话。他们甚至认为“鞑靼”一词派生于蒙古文 Tatanai(引诱或旋转之意),和“强盗”一词没有什么区别。

4 根据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资料,我的观点跟已故菲舍尔(Fischer)教授相同,认为最初的、生活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源自突厥部落,所操语言应与鞑靼人相同。阿德勒·加齐·把阿秃儿^①在其著作中提到这部分蒙古人的部落,他们至今大部分仍生活在亚洲东部。至于现代的蒙古人,我认为是一个由若干部落汇集而成的民族,其生活和语言主要见于卡尔梅克人和厄鲁特人^{**}。鞑靼语中有不少词汇与蒙古语相同,但这些词汇又有许多并不见于突厥语,这一方面是由于鞑靼和蒙古两族自古世代相邻,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蒙古人给被统治者鞑靼人留下了痕迹。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孙子辈统治下的钦察国,只有一支由蒙古将领和士兵组成的部队,里面一个女人都没有。帝国的臣民只有真正的鞑靼人。后来,鞑靼人也逐渐被征入伍。由于蒙古族人数较少,他们的一批子女大概就只学习了鞑靼母亲的鞑靼语,而没有学习蒙古父亲的母语那难学会的发音。这样,蒙古语渐渐地不被使用,在该国

* 索伦(Solon)或“射手”是蒙古人对居住在达斡尔之地的通古斯人的称呼。中国人似乎也使用这个称呼,见本汇编第三部分第238页(第三部分缺漏——译者注)。

① 阿德勒·加齐·把阿秃儿(1603~1663),希瓦汗国之汗,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后裔,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突厥世系》。

** 费谢里:《佩特罗波里塔奈研究》(哥廷根及哥特,1770年),页43及以下,取自《鞑靼记》。(I. E. FISCHER *Quaestiones Petropolitanae* (Goett. & Gothae 1770) P.43 Sq. de origine Tatarorum coniecturae)。

(指钦察部落——译者注)语言中只留下了很少的词汇,造成了蒙古子女不通蒙文的状况。假如厄鲁特人是蒙古人的后裔,假如古代蒙古人操的真是突厥语,那么,厄鲁特语言中绝不会一点也不留下突厥语的痕迹,而突厥语在所有方面与厄鲁特蒙古语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古代蒙古人操突厥语,那么当今蒙古人的语言会比卡尔梅克语更接近鞑靼语,而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阿布勒·加齐不是明确地描述了蒙古人带来的语言在波斯是怎样地被很快地遗忘的吗?在鞑靼人的统治者独立于蒙古王朝以后,东面不再 5
有专事掳掠的部落侵扰,蒙古语也就同样地被遗忘了。——且不说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所有将帅的姓名都是用现代蒙古文写成的,阿布勒·加齐著作译文中那一处经常被人们用来证明古代蒙古语与突厥语具有相同性的地方* 显然是矛盾的。这位鞑靼历史学家说他曾有机会在卡尔梅克人那里学习蒙古语,他指的 6
一定是现今流行于这些部落的厄鲁特蒙古语,而决不会指他自己的母语突厥鞑靼语。译文中随即说突厥语与蒙古语是相同的,这肯定是译者的一个错误。或许阿布勒·加齐的历史著作是用突厥语或者也是用蒙古语写成的,其后他还想把它们译成波斯文。在法译本中注明为古代蒙古语的那些词汇,几乎都源于突厥鞑靼语,阿布勒·加齐不可能向卡尔梅克人学习到这些词汇,也没有这种必要。至于他为什么将蒙古人和鞑靼人统称为一个统一的部落,这一点要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求解释。在这些古老的传说中,鞑靼人出于民族自豪感,把本民族看成是最古老最强大的民族。实际上,如果 6
哪一个民族称得上最古老的民族,那么,只有蒙古族——在身体结构以及道德规范方面都异于亚洲其他民族的民族——才有这个权利。

* * *

许多事实表明,阿尔泰山脉的两侧地区,特别是阿尔泰山后

* 《突厥世系》法译本第 79 页及以下若干页。

面^①的广大地区,就是蒙古各部落游牧居住的故土。这一带荒漠中的河流和山脉的名称现在都有蒙古语的词根。这个地区没有留下城市居民居住的痕迹。阿布勒·加齐对古代蒙古部落牧居地的最早描述,也有许多涉及到这一地区。阿布勒·加齐提到的那一块为高山所环抱的地方额而古纳崑(Irgana = Kon)^②,指的或许就是库库淖尔(Kokonoor)周围的地区。传说蒙古部为鞑靼所灭,余部在蒙古汗族仅剩的贵族乞颜(Kajan)和捏古斯(Nagos)的带领下,沿着一条由野山羊踏出的小径撤退到这里*。不仅阿布勒·加齐描绘的特征与这一地区相当吻合,就是卡尔梅克部以及蒙古部历代的传说中也称此地为其最早的祖居之地。

看来,蒙古族在好几百年以前就因为政治事件分离成了两大部落。高山对人畜的阻隔,促成了政治事件的发生。因为贵族们各自的利益,也因为相互征讨频繁而导致的血族仇恨,这两大部落几百年来一直生活在互相敌对的争斗状态中。后来,成吉思汗将两大部落统一起来,由此奠定了以后的蒙古帝国的基础。但是,成吉思汗建立的王朝一旦崩溃,两大部落就老账重算,分道扬镳了,以后又相互攻伐,直到双方都族灭人亡。这两大部落中的一部叫蒙古,最初因牧居于靠近中国的地方而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另一部便是朵儿边斡亦剌惕部^③。

斡亦剌惕(Oirát**)这一名称有联合或同盟之意。有些部族在

① 即阿尔泰山以东。

② 额而古纳崑,指的是今额尔古纳河谷地区,即唐代蒙兀室韦的居住地“望建河”。

* 野山羊一词阿布勒·加齐作 Archara。而 Archara 在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那里意为牡羊或东方的 Musimon。原书论译者不识此字,故无法释解 Musimon 为何意。按,蒙古语 arghal 意为“团羊、盘羊”。

③ 即四卫拉特。

** 在这里以及本汇编中,有关族名、地名和人名,我都根据其原文的发音拼写成德文,而不管以前的作者是怎样写的。

卡尔梅克部面前自称是卫拉特。但是如果我们亲自去问一问卡尔梅克人,则会发现所谓朵儿边斡亦刺惕或四联盟也包括许多厄鲁特的主要部落。厄鲁特人在自己的大部分书面文献中,卡尔梅克人在其广为流传的传说中都把自己分为厄鲁特(Oelót)、辉特(Chóit)、土默特(Túmmút)和巴儿忽不里雅特(Barga Buràt)四部。卡尔梅克部的一部统一的史书* 中将古代厄鲁特人与现代卡尔梅克四部区别开来,然后把这两部与辉特·巴图特(Chóit = Bátút)以及巴儿忽不里雅特相对称,而只字未提土默特部。这样,过去的四联盟成员便是厄鲁特、卡尔梅克四部、辉特·巴图特以及巴儿忽不里雅特。本人的叙述,以本来的线索为准。

原来,厄鲁特就是那支为亚洲西部和欧洲所熟知的名叫卡尔梅克的部落。根据卡尔梅克人古老的传说,几百年以前,在成吉思汗统治蒙古以前很久,厄鲁特部中最大最强的一部向西部征战,一直攻伐到小亚细亚,然后散失在高加索山脉周围的地区。这一传说也有可能是指古代的匈奴人,阿曼·玛塞琳(Amman Marcellin)描述匈奴人长相奇异,不生胡须,并自称其起源于中国北部。在亚洲东部的民族中,这些特征只适合于蒙古人及其兄弟部落布里雅特人以及通古斯人,因为现在的卡尔梅克人已经长有比任何一个居住在东部部落的人都更多的胡须。——不管实际情况怎样,据卡尔梅克人说,滞留于鞑靼之广袤地区的厄鲁特残部,当时被鞑靼邻居称为喀立玛克(Chalimak),意为“被分离者”或“滞留者”。现在,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个名称有何不好,也并非不乐意称自己为喀立米克人(Chalmiak),尽管他们仍然自称厄鲁特/瓦剌人。他们曾

* 卡尔梅克人写过许多史书,称为 Chondshin = Takká,在大多数情形下其叙述基本一致。一般说来,这些史书在叙述本部情况时写得最详尽。有关史书下面还将详细谈到。按,达力扎布和白音查干认为 Chondshin - takka 这个词的后半部应为蒙古语 teuke,意为“历史”。

以厄鲁特/瓦剌这一称呼给中国人和蒙古人造成了相当的恐惧感。厄鲁特一词在蒙古语中,也是“被隔离的”、“不统一的”或“被分离的人民”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古代那支向西迁徙的部落与其他各邻部的分离。

卫拉特联盟的第二个主部辉特部因战争,被歼的被歼,逃散的逃散,现在除了一些残部与准噶尔卡尔梅克人联合、杂处以外,还有一部分散居于蒙古、布哈拉诸城市^① (Bucharische Städte)和西藏。其余的辉特部便不存在了。

10 至于卫拉特联盟的第三部土默特部的去处如何,卡尔梅克人已经无从知晓。他们只是认为土默特人仍大批大批地生活在亚洲中部或东部,并传说着土默特人被沙拉书勒玛(Scharaschulma)^②将其与厄鲁特部隔离开并被诱拐到远方的故事。沙拉书勒玛是一个专门诱骗行旅和长途迁徙者的诱神。根据确切的消息,在嫩江与中国长城之间,即蒙古的东部,居住着一支人数众多的蒙古部落土默特部,而且以前的作家* 以及中国的地图都提到或标有该部。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土默特就是那支散失了

的厄鲁特部。^③

朵儿边卫拉特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巴儿忽不里雅特,在成吉思汗发动战乱的时候可能居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山区。西伯利亚被占领以后,根据同中国签订的边界条约^④,巴儿忽不里雅特连同其诸小部便处于俄国统治之下。或许由于该部的居住地发生了

① “布哈拉”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回部”。

② Scharaschulma,“沙拉书勒玛”,此词前半部分 schara 为蒙古语 shira,意为“黄色”;后半部分为蒙古语,意为“魔”。Scharaschulma,直译“黄魔”。

* 德基尼《匈奴世系史》(Déguign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第三卷第 235,239 页。
《水陆游记》(Allgemeine Historie der Reisen zu Wasser und zu Lande)卷七,第 39,41 页。

③ 这个看法不正确,土默特部源于古代秃马惕部。

④ 即中俄布连斯奇条约。